#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上 宋 袁樞 撰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黄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

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

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脩武爽弃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九月黄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為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

唐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吴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鋭為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棄州犇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為懐州刺史

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三月已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侯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

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夏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

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彦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彦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脱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

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

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冐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陜濟河還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

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黄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全忠仍牓東都陜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寃訴請復仇讐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

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隂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隷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隷

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

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

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足致天下紛紛若此

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
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
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　秦
宗權攻鄭州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
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
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
調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
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九月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全忠所

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

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陜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塘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絶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兖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

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陜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兖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

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犇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

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賔代揔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賔疑其有異圖斬關犇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

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巳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

荊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
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
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
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
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灋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
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
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為之

藉藉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衆推都將趙文玠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玠不出戰衆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保內黄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内黄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

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夏四月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犇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徳全忠出已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

戰全義圡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絶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

後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諲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諲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

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襲遼州李克脩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

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

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

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劔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

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

夏四月商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

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内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黄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

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

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
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
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
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
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
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
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
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

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曰玆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㣲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

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貽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

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台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部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

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内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克用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静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别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克用之於澤

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貽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黄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紲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

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紲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

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牢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

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冬十

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

翔保大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剪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

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吕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座納

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臨

河罷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内黄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

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

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

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為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彦若商之子也楊

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三月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

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犇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李克

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克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勲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

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克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

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二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詺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廵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已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

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勲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

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

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

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稾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侯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龎師

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為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為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

全忠立為之返麾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别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杜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為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

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龎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鷰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 李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風土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

師還為之晝策陰以恩施悦其將士王氏在鎮乆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褁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敺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

族黨鎔時年十七體踈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将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仁恭犇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

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龎師古移兵攻兖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鋭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

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為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兖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

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毁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撾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

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洺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

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劒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絙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佗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犇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

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兖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

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

也仁恭憚之父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繼兄弟以瀆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兼侍中　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户張濬並為太子賔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

擊兖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兖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為留後　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寳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兖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寳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

狥於兖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去兖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

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兖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

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絶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絶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龎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

馬頗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　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

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兖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兖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兖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

東會罷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罷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辛巳潛決壕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犇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罷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兖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兖

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兖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渡淮犇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迎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兖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

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

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部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

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

民立瀌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

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夏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

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

部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于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黄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

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黄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及內黄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

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迓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

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 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内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义為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

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

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已已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

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黄澤攻邢洺以救之

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鵶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内丘王鎔遣使和解

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黄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

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

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

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犇還甲申王郜棄城犇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

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勲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

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大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

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

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奬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犇京師而人心離

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

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

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兖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昻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

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别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巳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

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

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横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

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

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摇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争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

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

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

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

軍于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

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

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

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崗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

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克用以使引洛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廑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畧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瀌不若養人攺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瀌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

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濫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閭閻定間架增麴糵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

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令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

酒奏樂而罷

朱温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

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
東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兖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陜
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
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兖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
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
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
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
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

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肩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屛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

克用克用貽書褒賞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兖州援絶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别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

兵遁去　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寃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

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土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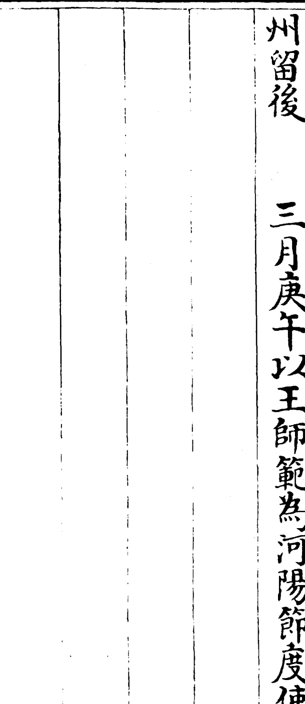
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穎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

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

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刧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兖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兖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爲之緩鄩悉簡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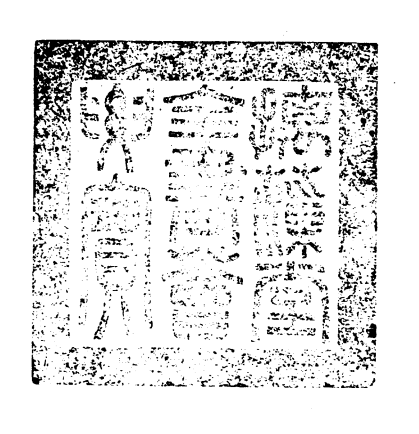
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絶節度副使王彦温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彦温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狥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彦温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

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
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寛釋之命安
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
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
取兖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
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
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葛從周
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